

聊齋志異研究

楊柳著

江蘇文藝出版社



2 037 2890 2

聊齋志異研究

楊柳著



江蘇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南京

聊齋志異研究

楊柳著

*

江苏省書刊出版登記許可證出〇〇四號

江蘇大華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號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南京部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3/8 字数 83,000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5,101—141,661

目 录

前 言	(1)
蒲松龄的生平、交遊及其作品	(4)
聊斋志異的創作过程和故事來源	(14)
(一)創作过程和創作动机	(14)
(二)聊斋志異故事的来源	(21)
聊斋志異的思想性	(29)
(一)关于描写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方面的	(32)
(二)关于揭露并諷刺統治階級殘酷剝削和血腥迫 害人民方面的	(42)
(三)关于对科举制度的諷刺和抨击方面的	(53)
(四)聊斋志異中是否有民族思想和反清情緒	(61)
聊斋志異的艺术性	(81)
(一)創作风格和語言特色	(81)
(二)关于人物的刻画	(94)
(三)故事情节的安排和描述	(104)
(四)聊斋志異写作上的其他一些特点	(111)
蒲松龄的世界观探索	(117)
后 記	(132)

前 言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我國古典文學中一部優秀的短篇小說集。全書八卷，或分為十六卷，共計四百三十一篇，約四十余萬言；作者前後化了二十年漫長時間的辛勤勞動，才寫成此書。它的脫稿當在十七世紀末葉，最初出版也在十八世紀中葉，距離現在垂二百年。

聊齋志異問世後，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特別是在農民和中下層知識分子中，更是風靡一時。采衡子的虫鳴漫錄：“聊齋為蒲留仙殫精竭慮之作，為本朝稗史必傳之書”。陸以活的冷廬雜識謂：“蒲氏松齡聊齋志異流播海內，几於家有其書”。就是一向貶抑蒲松齡而讚揚紀曉嵐的俞樾也不得不在春在堂隨筆中承認：“蒲留仙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久矣”。可見這書在當時文壇上所起作用之大和發生影響之深。

作者在聊齋志異中，借鬼怪狐魅、花神山精，來反映當時社會的現實生活，大胆揭露統治階級的殘暴、醜惡，諷刺科舉制度的虛偽、腐朽，抨擊封建禮教的毒害人性；同時也熱情地歌頌了光明生活，歌頌了青年男女為達到自由戀愛、自由結合的願望，而展開的不屈不撓的反封建鬥爭。它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人民的艱苦與願望，因而聊齋志異是一部富于人民性的作品。雖然，由於時代的限制，作者的世界觀存在着矛盾，在

若干篇幅中也出現了消極的因素，使聊齋志異的人民性帶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但總的說來，聊齋志異的傾向性還是進步的，富於積極教育意義的。這不過就它的思想性而論。至於藝術性方面，聊齋志異的優點也非常多，作者豐富的文學想象力，曲折多變化的故事情節安排，人物形象的雕塑和人物性格的刻畫，逼真而深刻的細節描寫，生動活潑的民間口語的大量運用，加上簡潔遒勁、委婉傳神的筆調，確也引人入勝，具有高度的藝術感染力。

由於這許多原因，聊齋志異幾百年來一直受到讀者的喜愛和歡迎。聊齋志異狐夢篇作者一開始就說他的朋友畢怡庵“每讀青風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又筆者身邊收藏的最初“青柯亭”雕刻原版聊齋志異前面有唐夢賚的“序”一篇“序”中也指出本書“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可見這部書尚未全部完成前，就已在朋友間流傳。全書脫稿后至正式出版前，在這八九十年中特別是十八世紀上葉這段時間，聊齋志異在讀者間的傳誦就更廣，作者長孫蒲立德在聊齋志異書跋中說：“志異十六卷，先大夫柳泉先生著也……初亦藏于家，無力梓行。近乃人竟傳寫，遠邇借求矣”。書跋寫於乾隆五年（一七四〇），離作者逝世不過二十五年。十八世紀中葉，聊齋志異正式刊行，它的流傳就更廣。

但一些衛道者，却站在反動的正統立場和封建禮教的立場，對聊齋志異及其作者提出細節和文字上的挑剔、企圖貶低這部著作的真正價值。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指出這

点。他說：“聊齋志異風行逾百年，摹仿贊頌者衆，顧至紀昀而有微辭”（註一）。四庫全書首先就加以擯斥，不收入說部。紀昀批評本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俞樾毫無根據地斷言聊齋志異不及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陸以湉則認為不及王漁洋的香祖筆記、居易錄。

五四新文學運動高潮中，有一部分人用不正確的態度對待祖國文學遺產，因為聊齋志異是用文言寫成的，就毫無原則的加以歧視與責難。當然，這種對待祖國文學遺產所持的虛無主義態度和形式主義看法是錯誤而有害的。

今天，我們必須根據毛主席“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的正確指示，來慎重地分析研究、整理評價過去一切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聊齋志異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儘管作者是用文言寫本書，但聊齋志異故事卻能突破文字的限制，流傳在廣大人民中間，為人們所津津樂道。這事實也足以說明聊齋志異感人的藝術魅力。

筆者擬在這本小冊子中對聊齋志異及其作者蒲松齡作一初步的研究，供讀者參考，並就正於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希望大家多多提供意見，給予我批評和教益。

註一：魯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學出版社。

蒲松齡的生平、交遊及其作品

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山東淄川人。生于明崇禎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享年七十六歲。

蒲松齡在科舉上很不得志，據張元墓表中的敘述，僅早年應童子試，“以縣府道三策一，補博士弟子員”，以後“入棘闈，輒見斥”。康熙辛卯（一七一一年）才得中一個歲貢，這時已是作者七十二歲高齡，越四年他就逝世了。

作者出身於一個清寒的書香人家，世代讀書，但科舉上從來沒有發迹過，都只中了一些低級功名，高祖是廩生，曾祖是庠生，他自己是歲貢，兒子、孫子也都是秀才。他的祖父名蒲生，父親名蒲榮。據元配劉孺人行實中敘述，可知自作者的父親手里起，家庭經濟發生過多次變化。他父親原本也是一個寒酸的讀書人，在功名上和他同樣不得志，甚至比他更不如，“操童子業，苦不售”，“家貧甚”。因此放棄本行，“去而學賈”。這時正是明末，商業資本主義發展到相當的高度，他父親在從事商業經營中，獲得了很大的利潤，改變了家庭經濟情況，“積二十餘年，稱素封”。但後來，由於他父親“周貧建寺，不理生產”，加以家庭人口增多，開支浩大，“為寡食眾，家日益落”。到作者成長時，又變得赤貧如洗了。甚至窮到連求婚也

要受人非議。蒲榮嫡生男三，庶生男一，蒲松齡就是嫡生的第三子。

作者的妻子姓刘，父亲叫刘国鼎，字季調，也是讀書人，“文战有声”，生下四女，作者娶的就是第二个女儿。婚后析家，当时作者生活困苦得不堪名状，且看他自己的敘述：

居惟農場老屋三間，曠无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內外。出逢入者則避扉后，俟入之乃出（元配刘孀人行实）。

房子要借木板隔開，“聊分內外”；大門不能同時容人出入，出門遇見有人進來必須退避門后，让对方進來後才能走出去。这里虽然只談到居住的情况，但在反映作者生活貧苦上，却是具有概括意义的。

作者有子四人，孙八人，曾孙四人，五世孙一人。（張元：墓表）

作者晚年时，由于他长期来的舌耕收入，加以他妻子的节衣縮食，生活儉朴，故家庭經濟又略趨安定，“甕中頗有余蓄”。

但总的說来，作者終生极大部分時間都是生活于艰苦憂患中的，这就使他的思想感情和广大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了一定的联系。他虽然出生于书香人家，但却不是过剥削生活，而是藉自己的腦力劳动获取报酬来維持家庭生活。且看他在聊齋志異自誌中說：

少羸多病，長命不犹，門庭之懷寧，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

蒲立德在聊齋志異書跋中也說：

先大父諱松齡，字聖仙，別号柳泉，聊齋其齋名也。幼有異才，學齡淵穎，而顧潛落穆，超然遠俗，虽名宿宗工，樂交傾賞。然數奇，終身不遇。以窮諸生授舉子業。顛倒于荒山僻隘之鄉。

景况是够潦倒慘澹的了。

蒲松齡的性格耿介正直，为人誠懇篤實。張元道：“學者目不見先生，而但讀其文章，耳其聞望，意其人必雄談博辯，風義激昂，有不可一世之概。及進而接乎其入，則循循然長者；听其言，則訥訥如不出諸口。而窺其中，則蘊藉深遠，要皆可以取諸懷而被諸世”（柳泉蒲先生墓表）。这实在是他为人最好的說明。他看不慣当时士大夫阶层人物趨炎附勢的勢利眼光和党同伐異的庸俗作风，他的筆鋒給予气燄囂張、趾高气揚的权貴豪紳以及寸光鼠目、阿諛逢迎的腐儒俗子以无情的諷刺和深刻的批判。鄒弢的三借廬筆談和易宗夔的新世說都說他“落拓无偶，性尤怪誕”，傳說王漁洋曾聞名造訪，他却避而不見，且說：“此人虽風雅，終有貴家气，田夫不慣作緣也”。这话虽未免敷衍誇大，缺乏事实根据，但他为人品質的高致，与世俗的杆格不入，确也是事实。

連帶談到，作者号柳泉，柳泉原是淄川的一个地名。在作者文集中有一篇修柳泉龙王庙記，其中說到：“淄东七里有柳泉，邑乘載之，誌胜也。水清以冽，味甘以芬，釀增酒旨，滄增茗香”。可見是風景优美的地方。蒲松齡写的詩中，經常提到柳泉：“薄醉夜夢醒，柳泉待啼禽”（晚晴卽事）；“柳泉一灣如避寨，朋从夙喜啣杯頻”（怀人一首）。骨董瑣記引夢蘭瑣筆云：“柳泉在其邑东，泉深丈許，水滿而溢，小山环之，杂以垂柳，頗

称胜景，因以为号。又作逸老园，殆晚岁景稍享矣”（註一）。逸老园在东阿村冲山，文集中有逸老园记：“东阿余别业也……面冲山而村，村去山步武耳……修数椽屋，卜菟裘焉”。

蒲松龄生平交遊頗广，但淄川县志中只提到施愚山、王漁洋、張历友和李希梅四人：

弱冠应童子试，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性樸厚，篤交遊，重名义，与同邑李希梅、張歷友諸名士，結为詩社，以風雅道义相切劘。新城王漁洋先生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淄川縣志）。

县志中的話显然是根据張元墓表的敘述。

施愚山，名閻章，字尚白，宣城人，順治六年（一六四九）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补員外郎，山东提学簽事，湖西道參議。后又詔舉博学鴻儒，授侍讲，纂修明史，俄轉侍讀。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卒。他不但工于制举业，兼治詩詞古文，是清初著名大詩人之一，和同时代的宋荔裳、丁药园、張難明、严灝亭、周笠山、赵錦帆，唱酬无虛日，号称燕台七子。做官以“文学飭吏治”，自入史館后，“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于戶”，四方名士，負笈問业无虛日。著有学余堂集。（註二）他年歲大于蒲松齡，是前輩，蒲松齡生平受他的影响頗大，当他担任山东学道的时候，蒲松齡受到他的器重和奖掖。作者当时科举上不得志，施愚山曾給予他安慰和同情；作者轉而致力于文学創作，施愚山給予他鼓励和支持。这些地方，很使作者感激，

註一：鄧之誠著骨董瑣記全編，三联書店出版，頁二三五。

註二：曾毅：中國文学史，大新書局出版，頁一九六至一九七。

所以以后經常提起他，想念他。聊齋志異中臙脂篇就是記敘施愚山担任山东學使時斷冤獄的事件。文中借秀才宿介口中道出“聞學使施公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且于篇末“異史氏曰”下，不惜巨大筆墨追懷施愚山和自己的情誼：“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少有冤抑，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直宣聖之扞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

王漁洋，名士禎，號阮亭，新城人，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進士。仕至刑部尚書，他是當時神韻派的數一數二的大詩人。他和蒲松齡是同時代人，年齡也相彷彿，但當時名氣却遠遠超出蒲松齡。相傳王漁洋曾經想出高代價收買聊齋志異原稿，代為刊行，作者不肯。這當然是好事者敷衍誇大之談，不足凭信。這一說法的毫無根據，魯迅先生在小說舊雨新知的“按語”中早已駁斥過。但王漁洋的推重本書却是事實。聊齋志異卷首有王氏題詩一首：“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關於作者和王漁洋的關係，張元的墓表中曾隱約談到：“新城王司寇素奇先生才，屢寓書將致先生于門下，卒以病謝辭不往”。由聊齋全集中作者所寫的詩文中可以看出，兩人文字上的交往是很密切的。王氏曾為作者文集寫過“序”，“序”中對作者文學天才估價頗高：“蒲子留仙，少有俊才，長負時譽……仰屋著書，等身誇富”。作者文集中有與阮亭先生書兩通，詩集中有簡阮亭司寇七律等詩，另外還有寫給王漁洋哥哥王西樵的詩文。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

作者对王漁洋的态度并不如一般人傳說那样高傲，而是相当敬重的。信中談到在朋友处讀到王漁洋的詩集，“自覺得論衡而思益进”。同时提起：“前拙志蒙点誌，其目未遑繕写；今老臥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与同人共录之，輯为二册，因便呈进……唯先生进而教之”。这当是指聊斋志異而言，另外一信是向王漁洋請教写詩方法的：“松留心风雅，虽已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少苦鮑謝諸詩，詰屈不能成誦，故于五古一道，尤为粗淺。近妄拟古作，寄求指南，冀不吝数笔之涂，亦犹在夷貊則进之耳”（与王阮亭司寇书二）。在前一封信中还說：“先生調鼎有日，机务殷繁，未敢遽以相質，而私淑者窃附門墙矣”（与王阮亭司寇书一）。可見作者是把王漁洋当成师长看待的，而自己也以弟子自况。他簡王阮亭司寇一詩道：“泉石棲迟五十年，临风我自笑华顛；文章近世无知己，几杖当时接大賢。望斗瞻山欽雅度，明刑弼教闡真銓；高官偏是宜名士，日下蜚声岂偶然”流露出了他对王漁洋的仰慕嚮往心境。

据最近出版的聊斋志異上半部原稿中，也确有作者所录的王漁洋的眉批若干条（註一）由赵刻本聊斋志異若干篇后面也可以看到王漁洋的評語，如促織、青梅；口技、噴水、莖中怪、閻羅等。王漁洋的池北偶談中有八九条内容同于聊斋志異下列諸篇：小獵犬、妾击賊、鮫石、阳武侯、五殺大夫、邵士梅、張貢生、蔣太史等。

張历友、名篤庆、号厚斋，別号岷崙山人。据蒲松齡說：

註一：參閱一九五五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聊斋志異原稿。

“历友学植淹博，揮洒千言，同时諸前輩，称为冠世之才，不虛也，試輒冠曹”（贈历友詩自注）。但他在科举上和作者同样不得志，宣定山中丞为学使时，以明經荐張历友赴京兆試，不遇，归来后居崑崙山（在山东）不复出，杜門著书，作品有八代詩选，班范肪五代史，肪截兩汉高士贊、崑崙山房集等。作者在贈張历友詩中有“山左推君第一人，蒲輪空谷賤紅塵”之句。張历友也曾为聊齋志異題七律三首，自署崑崙外史，詩中有句云：“董狐豈独人倫鑒，干宝真傳造化工。常笑阮家无鬼論，愁云颯颯起悲風”；“莫向酉阳称杂俎，还从禹穴問灵風”。“但使后庭歌玉树，无劳前席問长沙”；“庄周漫說徐无鬼，惠子书成已滿車”。

李希梅，名堯臣，号約庵，淄川諸生，和作者过从甚密。聊齋詞集中有許多首是为李希梅写的。其中有一首希梅生朝譜此为寿（調寄水調歌头）写道：“信有金蕉玉友，何必玉人金縷，松柏岁寒芳，永与乐今夕，三万六千場”。可見兩人感情的真切。

此外，作者过从較密、酬唱較多的知識阶層的朋友还有唐豹岩太史、袁宣四孝廉、王之巽、刘乾庵、高念东、毕韦仲諸人。唐太史名夢賚，字济武，号嵐亭，別号豹岩，淄川人，順治戊子举人，乙丑进士，授庶吉士，八年授秘書院檢討。著有志數堂詩集行世。他虽然科举上得志，并且做了官，却能掙脫身分地位觀念，和作者交上朋友，而且感情特別篤厚。作者对这点也深感欣忭，引以为慰的。且看他自己的話：“松一介寒癯，半生老鬢，羸膝蹢躅，頻登元礼之門；破帽羸衣，叨連杜公之編”（唐豹岩命作志）。詞集中有一曲岁暮唐太史留飲（調寄沁

春園)說到自己和唐太史的友情:“尤難處,在世人欲殺,我意恰才”。“念窮途不偶,我狂似絮;幽芳自喜,君淡如梅”。封建社會,一般人都以勢利、庸俗的眼光來看待在科舉上潦倒失意的寒士,而唐豹岩却能突破世俗的身分名位觀念,寄予蒲松齡真誠的友誼和深切的同情,怎能不引起作者的感激,唱出“還有天涯幾知己,殘鱗賸羽每縱橫”(寄唐豹岩太史)那樣感情深湛動人的詩句。

聊齋志異在創作過程中,唐豹岩是最早的讀者之一,“青柯亭”刻本聊齋志異前面附有唐豹岩的“序”一篇,略謂:“留仙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為載記之言,于制舉業之暇,凡所聞見者,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註一)。聊齋志異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唐豹岩,足征唐豹岩曾為蒲松齡的創作提供過題材。

袁宣四,名藩,號松藩,淄川人,康熙二年癸卯舉人。袁宣四比作者早死,作者曾寫過不少追悼宣四死亡的詩詞,悲慘哀惻。試舉輓宣四(調寄念奴嬌)一詞:“藤蚺猶新,筆花如故,誰信人真死?窺園不見,還疑暫復歸耳”。“遐想瀟灑生平,吟髭燃斷了,才思如綺,不道堂前燕子來,回首河山非是”。又其哭宣世兄七絕:“孤燈寒雨劇傷心,玄藁遺存一檢尋,刪定文章後死賁,縱橫涕泗感人羣”。可見作者還曾為袁宣四整理過遺稿。

註一:“青柯亭”刻本聊齋志異,卷一。

关于蒲松齡的交遊，我們簡單地介紹如此。接下去談談他的著作。

蒲松齡的生平著作甚多，除聊齋志異外，尚有文集四卷，詩集六卷，通俗俚曲若干種（張元墓表）。另據李桓的著猷類征記載，蒲松齡寫過智身錄、懷刑錄、歷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等。近人鄧之誠在骨董瑣記中引夢闌瑣筆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緣小說，實有所指。書成為其家所訐，至褫其衿”。作者還會選擇聊齋志異中珊瑚、張誠、江城等短篇小說編為小曲，演為傳奇。又輯古來言行，關於修身齊家、接物處世之道，成書五六十卷（註一）。筆者在蘇州舊書肆中發現一本綫裝聊齋詞，前面有光緒丙戌鑒堂氏的序，略謂：“柳泉居士詞稿手蹟，世好李子席珍所貽。李家臨淄，與居士裔孫某故文字交，是即有之於某者。居士曠懷逸趣，可見一斑，字亦古拙多姿，邇不猶人，計四十有二紙，旧多鼠竄塗勒，間注曰‘真本无’或‘亦无’等字，自系副本。有數闕見于志異，豈閑情仍寄而文生歟？居士著作未梓者甚夥，惜強半毀于兵。嘗因席珍就鈔古文多卷，亦尘劫之余已。是蹟虽小有殘脫，喜其面目之真，不足為廬山病也”。

這段話值得注意的是“居士著作未梓者甚夥，惜強半毀于兵”一語。從這句話中，可知蒲松齡的作品很豐富，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却在戰爭中毀損了，如果沒有副本或抄本保存，這部分著作當然就永遠絕迹了，這確是很可惋惜的一件

註一：骨董瑣記全編，頁二三五。

事。

但在作者所有著作中，自以聊齋志異為最出名，成就最大，其他作品無論如何沒有象聊齋志異那樣為人注意，也沒有象聊齋志異那樣擁有廣大的讀者。蒲松齡姓名的歷來為人們熟悉、傳誦，幾至家喻戶曉，主要也是因為他創作了聊齋志異這部優秀的短篇小說集的緣故。